

《论语》疑难词语训释四则 — 《论语·里仁、述而》为例

이광혁*

【目 录】

1. 绪论
2.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3. 无适也，无莫也
4. 何有于我哉？
5. 加我数年
6. 结论

【摘要】

《论语》里的不少篇中有些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疑难词语，如《论语·里仁》篇中“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的，“得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中的，“适、莫”，《论语·述而》篇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中的“何有于我哉”等，长期以来见仁见智，存在不同的解释，这里的“得之”，应解释为“得富贵”，“适、莫”，应解释为“无可、无不可”，“何有于我哉”，应解释为“有什么困难”，加我数年，则应以孔子晚年，五十以后解释为合适。等，本文试作辨析，以探求《论语》的本意。

【关键词】论语；不以其道；得之；无适；无莫；何有与我哉。

* 호남대학교 중국어학과 교수 (leewc88@naver.com)。

1. 绪论

《论语》则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的言行，语言平易近人，一般人都容易理解。但由于成书的年代久远，语境和词语由于时代的迁移而有所变化，加上近年地下有关儒家文献陆续出土，两千年来关于《论语》的注释汗牛充栋，有些词语的解释仍然有分歧，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使初读者难以适从。解读《论语》首先要掌握好训诂，要准确解释《论语》的语言文字。尽管如此，笔者不揣简陋，拿出在近几年的讲稿中的心得，拟选三则争议较大的疑难句，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浅薄之见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论语》则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的言行，语言平易近人，一般人都容易理解。但由于成书的年代久远，语境和词语由于时代的迁移而有所变化，加上近年地下有关儒家文献陆续出土，两千年来关于《论语》的注释汗牛充栋，有些词语的解释仍然有分歧，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使初读者难以适从。

对于自古以来的不同说法，直接影响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杨逢彬和艾贵金在《〈论语〉零拾》中指出：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应是解读古书方法上的困难和局限，杨树达先生曾著作《训诂学小史》和《中国文学小史》两篇，他除了在《词詮·序例》和《高等国文法·序例》中特别对训诂结合文法予以强调外，还在《训诂小学史》和《中国文学小史》两篇文章中，总结清代高邮王氏解决古书疑难问题之所以独步千古的原因所在： ”

（王氏）以文字音韵为方法，而以合于文法词气为归去，故能令人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其书虽未能成为系统正然之文学，而文学材料之丰富，未有过之者。盖王氏父子文法观念之深，确为古人所未有，故其说多犁然有当于人心。¹⁾

又指出：“如果说高邮王氏父子并非自绝地以训诂文法相结合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话，那么杨树达、杨伯峻叔侄则是有意识的结合两者，以解决古书疑难问题。训诂文法的结合，就是传统小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初步结合。”杨树达和杨伯峻就是用这种方法解读《汉书》、《论语》、《孟子》、《左传》等典籍中的疑难问题，非常有成就的。所以解读《论语》首先要掌握好训诂，要准确解释《论语》的语言文字。尽管如此，笔者不揣简陋，拿出在近几年的讲稿中的心得，拟选三则争议较大的疑难句，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浅薄之见权当抛砖引玉之用。²⁾

1) 杨树达，《词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 1。

2) 曹筱君，〈“一日教师”活动应用于对外汉语会话课的教师模式实践研究〉，《中国学》，第66辑，大韩中国学会，2019，p. 193。

2.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4.10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对于“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之语，长期以来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首先“得之”解释为“得贫贱”。我们先看古人的解释，汉孔安国认为：“时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贫贱，此则不以其道得之者也。虽是人之所恶，不可违而去也。”³⁾ 孔氏把‘得’为‘得到贫贱’解，是得贫贱之意，虽人们厌恶贫贱，但不以正当的方法就不离去。

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曰：“今若有道而身反，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非我道而招此贫贱，而亦安之若命，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⁴⁾意思与孔氏相同，以‘得’为‘招’解，即有得到贫贱之意。如此说法，虽融通讲得通，但还是模糊迂曲本意，不免有勉强之嫌。

近人钱穆《论语新解》：“若在己无应得此富贵之道，虽富贵，君子将不安处。若在己无应得此贫贱之道，虽贫贱，君子将不求去。”

李泽厚《论语今读》：“发财和做官是人们所愿望的；不用正当方法，得到了也不接受。贫穷和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方法，得到了也不去掉。”此二人亦‘得’为‘得到’解。但我们常理说“得到富贵的方法”就没有“得到贫贱的方法”，正当或不正当的‘得富贵’是存在的，而不存在‘得贫贱’有正当不正当之别。

此外，萧民元在《论语辨惑》中，试图从断句寻找新的解释，他说“只有把两种断句法并列出来，读者看后自然就明白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此，最下一行的这个‘道’，是去或不去的先决条件。合于道就去，不合于道，宁处‘贫贱’，不去也。”萧氏的侧重点在于‘道’，合乎道则处，否则‘去之’，仍然未解决‘贫与贱而得之’的疑惑之处。

其次，‘得’改为‘去’或‘夺’今人杨伯峻对经文‘得’字作了怀疑，杨伯峻《论语译注》注曰：“‘贫与贱’，却不是人人想‘得之’的。‘得之’应该改为‘去之’。”意思就说：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但不以合乎仁道的方式去掉它，不去也。

臧知非《论语》中认为“贫与贱”并不是人人想得到的，所以这句话的“得”字应当是“去”字之误，意思是：贫穷下贱虽然是人人所厌恶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就不摆脱。与杨伯峻不谋而合。如此理解，语义很顺，解释虽然合乎情理，但是有改字解经之嫌。

而余国庆的《论语今译》中认为：“得：根据句意，应该是‘抛弃’的意思。”将此句翻译为：“不用正当的手段抛弃它。君子是不会摆脱的。”

邓球柏《论语通解》曰：“得之：当作‘夺之’，摆脱‘贫与贱’。”黄怀信《论语新校释》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得’字疑本作‘脱’或‘免’，这里的‘得’字是否‘去’字

3) 何宴，《论语注疏》，儒藏精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 11。

4) 黄侃，《论语集解义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p. 72。

之误，还是‘免’解，还是‘抛弃’讲，还是“脱”字之误？此处就不同于上文的“得贫贱”解，而“抛弃贫贱”解，但笔者无论“得”改为‘去’还是‘抛弃’讲，都不敢苟同。

再次，认为“不”字是衍文。孙钦善认为，第二次出现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字是衍文，而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提到孙先生的看法，但没有提出别的意见，看似同意孙钦善的意见。就是说此两处为应是“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但如果‘不’字是衍文，前一句翻译就成了“以正当的方法得到富贵，君子就不居于富贵”的意思了，这样就成了非文句式，就改变了本章的深层的语义对举的结构。且哪里有后一句“以正当的方法得到贫贱”呢？显然不符合作品行文的一贯风格。笔者这种简单的删除“不”字来疏通文意，是无法同意的。

曾优在《〈论语·里仁〉篇疑难词语札记》中指出“‘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的‘不以其道得之’，是承上文‘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中的‘不以其道得之’而来，意思相同，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⁵⁾ 以为其侧重点在于“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说“不用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贵，君子是不会摆脱贫贱的。”其侧重点同样在于“得到富贵”，也就意味着摆脱贫困了。笔者同意这种着重点在于“富贵”的看法，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郑汝谐《论语意原》曰：“圣人尝言得矣，曰‘见得思义’，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后得’。得之为言，谓于利有获也。两言‘不以其道得之’，初无二意，若曰富贵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则可富贵矣，然君子不处此富贵也。贫贱固人之所恶，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则不贫贱矣，然君子不去此贫贱也。”所论的就是这个“摆脱贫贱而的富贵”意思。基于这种‘得富贵’解释，语义颇顺。虽然，在此笔者想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假若没有‘得之’的情况下，这段句子可否顺通，也就是说“不以其道，不处也，不以其道，不去也”侧重点在于‘处’和‘去’，对于‘得之’的分歧太多，众说纷纭，试图不妨排除‘得之’，我们可以直接解释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正当的方法，就不处此富贵，贫贱固人之所恶，不以正当的方法，就不去此贫贱”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关键在于‘居’和‘去’，不在于‘得’而已。

3. 无适也，无莫也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无适也，无莫也”中的“适、莫”二字，从古至今注家分歧较大，有的‘适’读为‘厚’，‘莫’读为‘薄’，以厚、薄解，有的‘适’读为‘敌’，‘莫’读为‘慕’，以敌对、羡慕解，也有的‘适’读为‘可’，“莫”读为‘不肯’，以可、不可解。大体有这样三种解释，我们先看第一种解释：以‘适’、‘莫’读为厚、薄解，晋范宁《论语范氏注》解曰：“适、莫，犹厚、薄也，比，亲也。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惟仁义是亲也。”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的意思。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正义曰：“此章贵义也。适，厚也。莫，薄也。比，亲也。言君

5) 曾优，〈《论语·里仁》篇疑难词语札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p. 60。

子于天下之人，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但有义者与相亲也。”“无适无莫”即不分亲疏厚薄之意。

金池主编的《〈论语〉新译》中翻译为：“对人没有厚薄亲疏。”则将适解释为亲近、厚待，莫解释为疏远、冷淡。而何宏注译的《论语》采用的《邢疏》中的“厚薄”一解，翻译为“没有一定的厚薄亲疏”

再看第二种解释：“适、莫”读为“敌、慕解”。定州汉墓简本《论语》作“无谿也”。汉郑玄《论语郑氏注》作“无敌也”。谿、适（適）、敌古通。’。《礼记·杂记》云：‘赴于适者’，郑注曰：‘适’读为‘匹敌’之‘敌’郑氏同样看作为‘敌’。清惠栋《论语古义》曰：“郑本‘適’作‘敵’，莫音慕，无所贪慕也。栋案：古敌字皆作適。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人，无所谓敌对，无所谓亲慕，只与仁义者相亲比，也就是任人唯贤。”臧知非《论语》中认为“无适无莫”就是无所谓羡慕向往的意思，从语义上看，“义之与比”是君子的行为专注，将“无适无莫”理解为做事不固执比较恰当。李泽厚《论语今读》曰：“孔子说：‘君子对待天下的各种事情，既不存心敌视，也不倾心羡慕，只以正当合理作为衡量标准。’”

第三种解释：“适、莫”读为“可、不可解”宋朱熹《论语集注》解曰：“适，专主也。朱熹《论语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肯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冒也。比，从也。”清章炳麟《广论语骈枝》解曰：“《诗·卫风》：‘谁适为容。’《传》：‘适，主也。’明张居正《论语直解》解曰：“适为必行之意，莫为必不行之意，义是事之宜，比字解做从字。”唐韩愈《论语笔解》解曰：“无适，无可也。无莫，无不可也。唯有义者与相亲比尔。”皆以“适、莫”为“可、不可解”。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中认为：“适”是可以，“莫”是不可以，这话也就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的意思。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曰：“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余国庆《论语今译》翻译为：“没有非干不可的，也没有坚决不干的。”钱逊《〈论语〉读本》翻译为：“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也没有一定不能这样做的。”余国庆和钱逊的意思是相同的。

笔者认为第三种解释“无可、无不可”更为恰当，即《论语·微子》中的“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第一种解释“无厚无薄”脱离了经文的语境，虽有解释经典有音近义通的例子，但不是通用的方法，且“义之与比”和“没有偏颇厚薄”在语义上不相联系，厚和薄是在人际关系中的物质有关，而“义之与比”是与举止行为的躬行有关。第二种解释“无敌视、无羡慕”是指对人的态度讲，世间对某人有何评判，君子不该有偏倚的意思。但“义之与比”是关于君子做事方面的态度，并不是根据已有的评判而无敌视、无羡慕。当然事情、做事是人做的，其实也就包含了君子待人接物的态度。只要符合道义君子便可以去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去对待天下的人和事，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做合乎道义就怎么做。古今众多学者虽然在对“适”与“莫”的解释上存在差异，但在对此段的翻译上都认为君子做事只要是合理，就无所谓可行与不可行之分。

4. 何有于我哉

7.2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何有于我哉”从古至今，注家见仁见智，但可概括为三种解释：首先，无人能如我者。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曰：“人无有是行于我，我独有之也。”元陈天祥《四书辨疑》解曰：“盖言能有此三者，何有如我者哉。”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显得孔子未免有点自夸自大，不是圣人的语气。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然谓人无是行，惟我独有，则又近夸大，尤非圣人语气。”

二是自谦之辞。朱熹《论语集注》：“何有于我哉，言何者能有于我也。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致，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也。”清陈浚《论语话解》解曰：“我如何能有这般好处呢？”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曰：“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在我这里有什么呢？这就是说，这三件事我都没有。”这种解释对后学影响很大，大多数理解为这种解释是合乎圣人的语气，就是孔子的自谦之词。但笔者认为当做“自谦之词”是不符合论语里孔子的语录，如“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7.28）此处“多见而识之”，与“默而识之”意思相同。是指弟子学习的方法而言。在《论语·述而》篇中，我们不难找到孔子的好学精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7.20）“好古，敏以求之”，这是孔子表明了自己的好学精神。再有“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7.34）在“圣”与“仁”两方面，孔子则不敢；但在“为之不厌”与“诲人不倦”两方面却有信心，自己觉得很自豪的事情，且认为这些对他来说持之以恒的事情，并非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上述看，这里理解为“自谦之词”是有问题的。

三是不难。刘宝楠《论语正义》：“与上篇‘为国乎何有’、‘于从政乎何有’，何有，皆为难也。”

“何有”在《论语》里经常出现。《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乡党》：“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何有于我哉？’”，我们认为上面举例的“何有”，应该是“有何”的倒装用法，其中的“何”是疑问代词作前置宾语。“何有”在古汉语里又是一种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可根据上下文意译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关系”等。例如：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虽及胡者，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即使是年龄很老的人，能捉住就捉住，这同年龄较大的人有什么关系！

《论语·里仁》：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何晏《论语集解》：“何有者，言不难。”

《孟子·梁惠王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朱熹《论语集注》：“何有，言不难也。”

《左传·僖公九年》：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

于何有？”杜预注：“能得民，不患无土。”

根据语境稍有不同的解释，但大体意思是“有什么呀”、“算得了什么”、“不担心”等，意思是说，这三件事对我来说都不难。

综上所述，何有：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其意思较灵活，可根据上下文意译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舍不得”“有什么关系”等。这里指“有什么困难”。“何有于我哉？”就是“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这章应翻译为“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中，学习不厌烦，教诲学生不厌倦，这些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5. 加我数年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意思是说，孔子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学《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对此章解释各界争议较大，一方面主张孔子讲这句话的时间在五十岁之前，另一方面主张在孔子五十岁之后。

[集解]《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皇疏：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年人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穷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又引王弼云：《易》以机神为教，颜渊庶几有过而改，然则穷神研几可以无过，明《易》道深妙，戒过明训，微言精粹，熟悉然后存义也。又引王朗云：鄙意以为易盖先圣之精义、然后无间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诵习，恒以为务。称五十而学者，明重《易》之至，故令学者专精于此书，虽老不可以疲倦也。

[朱子集注]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为“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窃以为皇疏可从，不必为之穿凿。分歧在于“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理解。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关于这句话，古来注家解释纷繁。宋儒以为“五十”为“卒”字之误；又有以“五十”为“吾”之误。而另一些注家以为“易”是“亦”字之误。

程树德：《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不可为训。然朱子所以有此疑者，亦自有故。考《史记》假年学《易》，《世家》叙于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之后，是时孔子年已六十有八。后人求其说而不得，不得

己只有改经以迁就事实。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数说。

一、《群经平议》“五十”疑为“吾”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以补之耳。

二、《十一经问对》有先儒以“五十”为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五十为九十者。

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为“七十”者。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窃以为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

按：程持“易”为“亦”字之误说。而于皇疏处又说：“皇疏此释语最精谛，故特着之。”则是又以从字读为是。前后矛盾。

牛泽群氏更是列出了十一种说法。云：

- 1、据字面直解，如集解、皇疏等；
- 2、解“学”为“赞”、“修”；
- 3、以“易”为“亦”之误；
- 4、“五十”为“卒”字的脱误；
- 5、或以为“五十”乃“吾”、“七十”、“九十”之误；
- 6、以为是晚年赞《易》之后，追述之语，如刘宝楠《论语正义》说；
- 7、以“五十”为《易》数，谓以五十之理数学《易》；
- 8、常言说。元代白珽在《湛渊静语》当中提出，与下一章连读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 9、读“五十”为“五、十”；
- 10、其它杂说；
- 11、无解。元陈天祥在《四书辩疑》一书中主张：“此章之义，本不易知，姑当置之以待后之君子。”

余以为，在没有新的证据以前，还是应当从字读为宜。若是否定“五十以学易”，而解以“五十以学”，则“十五志于学……五十知天命”为妄言。

看孔子所说，若以《论语》为据，则鲜有涉及《易》者。然我以为，《易》在先秦时当为专门之学。而《春秋左传》所载《易卦》之辞至为丰富，卜祝之官本来至为重要，而《春秋左传》所载卜筮之辞皆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类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在春秋之世，《易》仍是专门之学。而孔子对于《易》的学习可能是比较晚的事情。若云：“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则“十五志于学”、“好学不倦”即为妄说。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易·系辞》上传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杨树达《论语疏证》）。

“本读根据‘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晚年爱好易经和马王堆帛书《要》作‘易’等而作是译。《易》本是远古卜封算命的书(今天也还如此)，涉及人生、世道、命运和哲理，它来自远古巫术，结合历史经验，走向理性化，它是某种宇宙观、人生论，并充满神秘色彩。马王堆易传作‘易有太恒’较今本‘易有太极’远胜。恒者，常也，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谓，孔子晚年好易靡笃，良有以也。‘极’则难解，误尽后儒，虽宋明理学大家，亦然，徒增许多无极太极之无谓争辩。”(李泽厚《论语今读》)

李氏之说不够明晰。《易》是卜筮之书，自不必说。但是，分别观之，正因为是卜筮之书，所以正反映了当时代的天地、人神等系统性要素的建构。从卜筮角度说，则是以当时代的世界建构来解释世界。从现在能够见到的材料看，这一世界性建构渊源有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已经有了这一世界建构模式。

所以孔子对于《易》的重视，应当是同“五十而知天命”之“知天”有关，所以“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者，正是通过学习关于世界的整全性知识，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所以“无大过”。

孔子所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而每所称引皆以《诗》《书》为主，而教之四者皆是以人生之行为、态度、信念、修养，其所教皆在应世接物之具体的人生之中。

本人认为，朱家关于“加”和“五十”为误字的怀疑，毕竟尚未有可靠地《论语》版本以及地下发掘资料，仍然以传统版本为其依据，所揣测出来的结果难以服人。“加”，增加也。“加我数年”实际上指望将时光倒回去数年。就像朱熹所指“孔子悔恨学《易》太晚，故有“加我数年”的渴望”如果能让自己回到五十岁上，从五十开始学《易》，就不会有大得过错了。总之，孔子学《易》是在晚年，正如《史记》记载孔子言行“晚而喜《易》”为证。

6. 结论

如上所述，《论语》里的疑难词语如《论语·里仁》篇中“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的，“得之”，就是得富贵之意，初无二意，两言‘不以其道得之’所论的就是这个“摆脱贫贱而得富贵”意思。基于这种‘得富贵’解释，语义颇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应翻译为：“没有非干不可的，也没有坚决不干的。”“适、莫”，解释为“无可、无不可”，《论语·述而》篇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何有于我哉？”意思就是“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这章应翻译为“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中，学习不厌烦，教诲学生不厌倦，这些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加我数年”，到底孔子五十之前还是五十之后，《史记》记载孔子言行“晚而喜《易》”为证，应解释为孔子五十以后较为合适。

【参考文献】

- 黎千驹,《现代训诂学导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2009。
- 余国庆,《论语今译》, 黄山书社, 2007。
- 钱 逊,《〈论语〉读本》, 中华书局, 2007。
- 陈国庆、何 宏,《论语》,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 李 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金 池 主编,《〈论语〉新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 藏知非,《论语》,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何 晏,《〈论语〉集解》, 儒藏精华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邢 昺,《论语注疏》,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 刘宝楠,《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 1990。
-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 中华书局, 1983。
- 范 宁,《论语范氏注》, 无求备斋论语集成, 艺文印书馆, 1966。
- 李泽厚,《论语今读》,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 萧民元,《论语辨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何 新,《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论语, 不以其道, 得之, 无适, 无莫, 何有于我哉		
	영문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Do not use one's way, Get, Can not, To have none Can not, Be not difficult		
<div><div>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our Question Phrase Interpretation</div><div>Lee, Gwang-Hyuk</div><div><p>The syntax of each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the parts saying “If you earn something that's not a moral, you don't leave it” and “It's good to learn without words, and what's not satisfied with learning, and the lazy teaching? What will I do?” In the mentioned phrases, “earn” means “earn from listening” and “What will I do?” means “What kinds of difficulties would there be?” This book tries to explore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analyzing the mentioned sentence.</p><p>There ar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classical pieces. And those interpretations leave readers confused of Kongzi's ideas. This comes as limitation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Researches done by Yangshuda and Yangbojun combined traditional Sohak (Chinese Elementary Learning) and modern linguistics and decoded many phrases.</p><p>The present writer also believes phrases in the classics can be solved by studying traditional Sohak, or characters, exegesis and phoneme in conjunction with modern linguistics theories.</p></div></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이광혁 / 李光赫 / Lee, Gwang-Hyuk		
	소 속	湖南大學校 經營大學 中國語學科		
	Em@il	leewc88@naver.com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9년 08월 20일	심 사 일	2019년 08월 25일
	수 정 일	2019년 09월 09일	게재확정일	2019년 09월 17일